

Beale 教授的《啟示錄注釋 引言》學習分享

主後 2023 年

學習資料 07

八，啟示錄的文法（The Grammar Of The Apocalypse）

很多的研究被投資在分析約翰的文法，特別是他不尋常的‘文法的以及句法的結構 (grammatical and syntactical constructions)’，通常被指為“語法異常(solecisms)”。在這裏的目的是提供在這個主題上最重要著作的一個簡短的縱覽，並且提出一個新的觀點，藉著這個觀點至少可以獲得對語法異常的部分解答，並且經由這個觀點我們可以更好地理解約翰奇特的希臘文使用。

《附注指出：對於約翰的語法，最徹底及最重要的研究是學者 Stuart 的“啟示錄注釋”，Charles 的“啟示錄”，及 Mussies 的巨大研究，“使用於約翰啟示錄中的普通希臘文形詞法 (The Morphology of Koine Greek as Used in the Apocalypse of John)” 》

《註：Morphology：詞法學，又稱形態學或構詞學，是對語言中字詞形成（例如字尾變化，衍生，及構成複合字）的研究和描述》

語法異常為對舊約隱喻出現的信號（The Solecisms as Signals for the Presence of Old Testament Allusions）

早在第三世紀的前半，亞歷山大的‘狄奧尼修斯(Dionysius)’就觀察到約翰的“希臘語文的使用是不準確的，而是他採用了蠻族的慣用語，有些地方則犯了徹頭徹尾的語法異常”（Eusebius, H.E. 7.2526-27）。

有些現代的學者就直率地控告約翰書寫糟糕的希臘文。不同的理由被提出來要解釋這些‘文法上的不規則(grammatical irregularities)’。

有些學者下結論說，這些‘語法異常(solecisms)’是由於約翰對希臘文的認識不夠而導致的錯誤（學者 Selwyn）。

其他人則將這種不尋常的結果歸因於約翰，他雖然在用希臘文書寫，但卻是根據希伯來文語法的標準在思想，也就在相當程度上受到‘閃族語文體裁(Semitic style)’的影響（如同學者 Charles，之後有 N. Turner 及 S. Thompson，等等）。

已經正確地有一個反應，它反對將約翰的語言理解為是“猶太人的希臘文(Jewish Greek)”，特別是被認為如同一個特殊的地方方言並且在反映一個獨特的希伯來文語法結構。

替代而言，一些學者將這些不規則視為既不是不小心的筆誤，也不是閃族語文，而是反映了不尋常的，但可接受的，希臘文的‘句法(syntax)’的範疇，這也在‘當代的古希臘化的希臘文(contemporary Hellenistic Greek)’中也得到證實（例如，學者 Porter）。

有些學者將這些困難的表達（例如，1:20a；2:26；4:4；5:6；6:1；13:3a；17:3；21:12~14）理解為部分是由於“根據意義的結構(constructio ad sensum)”，這是有道理的（例如，學者 Robertson）。

《註：此外，例如：在【啟 4:1 此後，我觀看，見天上有門開了，我初次聽見好像吹號的聲音《φωνη：(她)聲音》，對我說《λέγων：(他)現正持續道說了的》：你上到這裏來，

我要將以後必成的事指示你。】中，主語“聲音”為陰性單數主格名詞，但後面的主格分詞卻為陽性單數，而按照希臘文文法的要求，主語的“性、數、格”應該是一致的；Robertson 指出，這是根據意義的結構，因為聲音的背後是有位格的人。》
一個近代的提議建議：這些語法的異常是由於約翰自己的嘗試去寫‘特異體質的文法(idiosyncratic grammar)’作為一個初期反抗的抗議申明，來抗議統治的希臘-羅馬權勢的支配語言（例如，學者 Callahan）。

但，很顯然地以前一直沒有被注意到，就是這些不規則中有相當的數目是出現在舊約隱喻的當中。有一些的表達看起來不規則，這是因為約翰延續了那些隱喻在舊約經文中的‘確切的文法的形式(the exact grammatical forms)’，這些形式經常是來自不同版本的希臘文舊約，而有時候則是來自希伯來文的舊約。約翰沒有改變舊約文法的形式來符合在啟示錄中緊接的‘句法上的上下文(syntactical context)’，以致於這個舊約的表達就顯得是特別刺眼。這也就產生了“句法上的不和諧(syntactical dissonance)”。也同樣經常發生的，就是舊約經文段落中精確的文法沒有被保留，但是‘體裁上的閃族語文風格或七十士譯本風格(stylistic Semitisms or Septuagintalism)’卻被整合進來以便產生這個‘句法上的不和諧’。

這種“不和諧(dissonance)”是諸多方式中的一種，就是約翰要讓讀者更多地注意到這個短句並且迫使他們認識到這裏存在著一個舊約的隱喻。這本注釋書在解經部分的分析顯示，啟示錄中那些‘語法異常(solecisms)’的功能是要以這種方式來發出信號以示意這裏存在有舊約的隱喻；讀者可以參考在對一些經文的解說中所附加的小型‘附記(excursuses)’，特別是在啟示錄 1:4、5、10~11、12、15；2:13、20；3:12；4:1；5:6a、12；7:4、8、9b；8:9；9:14；10:2、8；11:4、15；12:5、7；14:7、19；19:6、20；20:2 《註：共 27 處》。

大部分的‘語法異常(solecisms)’是在文法上的性、數、格或人稱的不一致。有時候在討論語法異常中所包括的其他例子不是直接公開對‘常規的文法上的規則(ordinary grammatical rules)’的僭越，而是可以更好地被分類為‘在體裁上的奇特變異(peculiar variations in style)’——例如：

(1) 重複疊贅使用的代名詞：

【啟 3:8 我知道你的行為，你略有一點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沒有棄絕我的名；看哪，我在你面前給你一個敞開的門，是無人能關的《*ἢν οὐδείς δύναται κλείσαι αὐτήν*：到於(她)這個(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 那時(也是)要去關上鎖住 到於(她)同一者》。】

【啟 7:9 此後，我觀看，見有許多人，沒有人能數過來《*ὅν ἀριθμῆσαι αὐτὸν οὐδείς ἐδύνατο*：到於(他)這個 那時(也是)要去數算 到於(他)同一者 (他)然而也沒有一個的 他/她/它當時持續讓自己/被能夠可能》，是從各國各族各民各方來的，站在寶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樹枝；】

(2) 在緊接的句子中轉化一個分詞為一個限定動詞 《註：破壞了同位語的語法格式》：

【啟 1:5 並那誠實作見證的，從死裏首先復活，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穌基督；有恩惠平安歸與你們。他愛我們，用自己的血使我們脫離罪惡《*τῷ ἀγαπῶντι ἡμᾶς καὶ λύσαντι ἡμᾶς ἐκ τῶν ἁμαρτιῶν ἡμῶν ἐν τῷ αἵματι αὐτοῦ*，：在對(他)那 在對(他)現正持續愛了的 到於我們 並且 在對(他)那時(也是)鬆綁脫解了的 到於我們 向外出來 從屬(她們)那些 從屬(她們)罪 從屬我們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血 從屬(他)同一者，》；〔脫離有古卷作洗去〕

啟 1:6 又使我們成為國民，作他父神的祭司《*καὶ ἐποίησεν ἡμᾶς βασιλείαν, ἱερεῖς τῷ θεῷ καὶ πατρὶ αὐτοῦ*：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行出作成 到於我們 到於(她)王權國度， 到於(他們)祭司 在對(他)那 在

對(他)神 並且 在對(他)父親 從屬(他)同一者》；但願榮耀權能歸給他，直到永永遠遠。阿們。】

【啟 2:20 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責備你，就是你容讓那自稱是先知的婦人耶洗別教導我的僕人，引誘他們行姦淫，喫祭偶像之物 《ή λέγουσα έαυτην προφήτιν και διδάσκει και πλαυει τους έμους δούλους πορνευσαι και φαγειν είδωλόθυτα : (她)那 (她)現正持續道說了的 到於(她)同一者自己 到於(她)女在前面宣稱傳講者，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教導 並且 他/她/它現在持續有迷途錯謬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我之物 到於(他們)奴僕 那時(也是)要去行賣淫 並且 那時(也是)要去喫食 到於(它們)乃宰殺獻祭給偶像的》。】

《註：按照 Robertson，這兩處約翰都將分詞的格式轉化為限定動詞，如同在啟 1:4》

(3) 沒有明顯理由地混合動詞的時態及語氣：

【啟 21:24 列國要在城的光裏行走；地上的君王必將自己的榮耀歸與那城 《και περιπατήσουσιν τα έθνη δια του φωτός αυτης, και οι βασιλεις της γης φέρουσιν την δόξαν αυτών εις αυτην, : 並且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來往昂然踏行 (它們)那些 (它們)種族邦國 <徹底經過>經由 從屬(它)那 從屬(它)光明 從屬(她)同一者；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君王 從屬(她)那 從屬(她)地土/地 他/她/它們現在持續負載攜帶 到於(她)那 到於(她)榮耀 從屬(他們)同一者 向內進入 到於(她)同一者； 》。

啟 21:25 城門白晝總不關閉；在那裏原沒有黑夜 《και οι πυλώνες αυτης ου μη κλεισθώσιν ήμερας, νυξ γάρ ουκ έσται εκεί, : 並且 (他們)那些 (他們)大門口 從屬(她)同一者 不是/不 不會/不要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應該被關上鎖住 從屬(她)日子/白日； (她)夜晚 因為 不是/不 他/她/它將要(持續)是 在那裏地； 》。

啟 21:26 人必將列國的榮耀尊貴歸與那城 《και οΐσουσιν την δόξαν και την τιμήν των έθνών εις αυτην. : 並且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負載攜帶 到於(她)那 到於(她)榮耀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珍貴價值 從屬(它們)那些 從屬(它們)種族邦國 向內進入 到於(她)同一者。 》。

啟 21:27 凡不潔淨的，並那行可憎與虛謊之事的，總不得進那城；只有名字寫在羔羊生命冊上的纔得進去 《και ου μη εισέλθη εις αυτην παν κοινόν και [ό] ποιών βδέλυγμα και ψεδος ει μη οι γεγραμμένοι εν τω βιβλίω της ζωής του άρνιου. : 並且 不是/不 不會/不要 他/她/它那時(也是)應該向內到來前往進入 向內進入 到於(她)同一者 (它)所有每一個的 (它)通俗共有的 並且 (他)那 (他)現正持續行出作成了的 到於(它)所厭恨憎惡 並且 到於(它)虛假欺謊， 若是 不會/不要 (他們)那些 (他們)現在已經被刻寫記載了的 在內 在對(它)那 在對(它)小書卷 從屬(她)那 從屬(她)生命 從屬(它)那 從屬(它)小羊羔。 》。】

(4) 看起來是希伯來文或亞蘭文風格的體裁上的表達：

【啟 4:9 每逢四活物將榮耀，尊貴，感謝，歸給那坐在寶座上 《και όταν δώσουσιν τα ζώα δόξαν και τιμήν και εύχαριστιάν τω καθημένω επί τω θρόνω : 並且 但凡當這時 他/她/它們將要(持續)給與 (它們)那些 (它們)活物 到於(她)榮耀 並且 到於(她)珍貴價值 並且 到於(她)感恩祝謝 在對(他)那 在對(他)現正持續讓自己被坐下了的 <在上面>在上面 在對(他)那 在對(他)寶座》， 活到永永遠遠者的時候，

啟 4:10 那二十四位長老，就俯伏在坐寶座的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遠遠的，又把他們的冠冕放在寶座前，說：】

《註：δταν “但凡當這時” 之後一般是使用假設語氣動詞，這裏是使用直述語氣動詞》

此外，有一些清楚的語法異常很難用任何理論來解釋：

【啟 11:18 外邦發怒，你的忿怒也臨到了；審判死人的時候也到了；你的僕人眾先知，和眾聖徒，凡敬畏你名的人連大帶小得賞賜的時候也到了；你敗壞那些敗壞世界之人的時候也就到了 《και τα έθνη άργίσθησαν, και ήλθεν ή όργή σου και ό καιρός των νεκρών κριθηναι και δουναι τον μισθόν τοις δούλοις σου τοις προφήταις και τοις άγίοις και τοις φοβουμένοις τό όνομά σου, τους μικρούς και τους μεγάλους, και διαφθειραι τους διαφθειροντας την γην. : 並且 (它們)那些 (它們)種族邦國 他/她/它們那時(也是)被使有激動忿怒， 並且 他/她/它那時(也是)到來前往 (她)那 (她)激動忿怒 從屬你， 並且 (他)那 (他)場合時節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死掉的 那時(也是)要去被區別審斷 並且 那時

(也是)要去**給與** 到於(他)那 到於(他)工價報酬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奴僕 從屬你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在前面宣稱傳講者，並且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聖的，並且 在對(他們)那些 在對(他們)現正持續讓自己/被成驚恐畏懼了的 到於(它)那 到於(它)名字 從屬你，**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細微極小的 並且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極大的，** 並且 那時(也是)要去**徹底地腐朽敗壞** 到於(他們)那些 到於(他們)現正持續**徹底地腐朽敗壞**了的 到於(她)那 到於(她)地土/地。】

《註：按照語法，這裏本來應該是間接受格（在對格），卻使用了直接受格（到於格）；Robertson 稱之為“破格文體(anacoluthon)”；亦即，一句話中，文法結構改變而造成的不連貫性》

【啟 14:12 聖徒的忍耐就在此；他們是守神誡命，和耶穌真道的 《Ὡδε ἡ ὑπομονὴ τῶν ἁγίων ἐστίν, οἱ τηροῦντες τὰς ἐντολὰς τοῦ θεοῦ καὶ τὴν πίστιν Ἰησοῦ. : 也在此地(她)那(她)堅忍持守 從屬(他們)那些 從屬(他們)聖的 他/她/它現在持續是；(他們)那些(他們)現正持續行看護守衛了的 到於(她們)那些 到於(她們)誡律命令 從屬(他)那 從屬(他)神 並且 到於(她)那 到於(她)信 從屬(他)耶穌。】

《註：按照語法，這裏本來應該是所有格（從屬格），卻使用了主格》

學者 Ruiz 辯證說，這種‘特異體質的語法異常(idiosyncratic solecisms)’是要使讀者停下來並且打亂他對啟示錄經文特定部分的一個天然理解。然而，當前在這裏的討論顯示，並不存在有這種在釋經學上的意圖。有相當數目的語法異常的確造成讀者的停頓，但這只是使讀者去反思在舊約的上下文中這個舊約隱喻的原始用字——以便促進對在啟示錄中上下文的理解。

在第十九世紀，學者 Stuart 辯證說，那些‘句法的奇特現象(syntactic peculiarities)’是意圖要促使讀者更注意在手邊的這些句子（特別是那些‘同位語的或解釋性的句子(appositional or explanatory clauses)’），並且因此就目的而言是‘修辭學上的(rhetorical)’。我所得到的那些結論進一步改善了這個評估。就是：

(1) 有些可以追溯到‘舊約的影響(OT influence)’的語法異常也可以被解釋為是由於“根據意義的結構(constructio ad sensum)”，但大多數不是；並且當這兩種解釋都是可能的時候《即，舊約影響，或，根據意義的結構》，舊約的影響是比較合適的解釋，因為這是基於更客觀的證據。

(2) 但是同時存在一個‘舊約的隱喻(OT allusion)’及一個“根據意義的結構(constructio ad sensum)”是可能的，其中後者是造成這個不尋常句法的原因。

有些人拒絕承認啟示錄的語法異常反映了‘希伯來文或閃族語文體裁(Hebrew or Semitic style)’，而有些其他人堅持主張這種體裁是對這些奇特現象的全部解釋，而還有些其他人下結論說，這些表達既反映了一個不規則但有證明的‘古希臘化的(Hellenistic)’（‘或通用語的或本地語的(or Koine or vernacular)’）習慣用語，並且也反映了一個閃族語文體裁。學者 Robertson 則最接近這個解答，就是當他說，“在啟示錄中，相比於七十士譯本的風味，我們沒有遇到那麼多特別的‘希伯來文風格(Hebraisms)’，七十士譯本的用字穿梭在啟示錄的每個角落。”

根據上面的分析，並且在確認 Robertson 的綜合提議上，我們看到‘體裁上的七十士譯本風格(stylistic Septuagintisms)’被整合在啟示錄中。它們被整合在啟示錄中不是單單地要反映一個舊約希臘文的體裁，而是要顯示這裏存在一個實際的舊約隱喻，這個隱喻是指向一段特殊的舊約經文。

的確，或許有人可以這麼說，這種七十士譯本風格，就第一世紀希臘文使用而言，“完全符合可能的語域記錄的範圍(fall within the range of possible registers)”（如同學者 Porter）。然而，問題是這裏不是關於僅僅幾個文法上的不規則，而是，相較於其他的作品，在啟

示錄中有大數量的困難地方以及這個現象出現的頻率。

進一步而言，為什麼約翰使用這種奇特的語言而又在大多數時候仍然保持標準的古希臘化的希臘文的規則呢？這裏的解釋是，在這些點的這些奇特現象，它們不是僅僅在反映‘不尋常但可能的希臘文的使用的語域記錄(unusual though possible registers of Greek usage)’，而是它們就是‘體裁上的七十士譯本風格(stylistic Septuagintisms)’；這種‘半不規則的古希臘化的表達(semi-irregular Hellenistic expressions)’可以在啟示錄中更高頻率地發生，是因為那些表達對約翰而言感覺是很自然的，這是由於他的希伯來的以及特別是舊約希臘文的背景。約翰其他語法異常的那些情況必須甚至更特別地被解釋為‘在文法上尷尬古怪的(grammatically awkward)’，因為它們是實際的‘舊約言辭上的隱喻(OT verbal allusions)’的部分並且是以它們在舊約展現的‘原始句法上的形式(original syntactical forms)’被帶到啟示錄。如同較早之前所言，這些七十士譯本風格，體裁上的閃族語文風格，及尷尬古怪的舊約隱喻的綜合目的可能是要對聽者產生一個“聖經的(biblical)”果效，並且，也因此，展現這裏的寫作與舊約的寫作的‘一致性(solidarity)’；這種體裁上的語言的採用很可能要表達作者的想法，即，舊約的啟示，經由作為新以色列的教會，當時正在毫無妥協地以一個不可逆的方式穿透異教徒的世界。

介於“閃族語文風格”與“七十士譯本風格”的不同 (The Difference between “Semitisms” and “Septuagintisms”)

關於“閃族語文風格(Semitisms)”與“七十士譯本風格(Septuagintisms)”的確實的定義有一個爭論。

(1) “閃族語文風格”的一個可行的定義是：藉著對一個希伯來文的或亞蘭文的口傳或書寫來源的一個高度地按照字面意思翻譯而產生的一個‘非希臘文的結構(non-Greek construction)’。

(2) 一個“七十士譯本風格”的識別分辨，是藉著認出有一個同時從‘習慣用語的希臘文的及閃族語文的結構(idiomatic Greek and Semitic constructions)’的偏離。

(1) “一個七十士譯本風格是在七十士譯本中一個突出的結構，與其他‘古希臘化的希臘文使用(Hellenistic Greek usage)’並不相稱” (學者 Porter)；

(2) 最清楚的七十士譯本風格是那些‘句法上的奇特現象(syntactical peculiarities)’，就是那些不是依據或仿效‘閃族語文的句法(Semitic syntax)’，而是被用於以‘在七十士譯本中那些翻譯體裁中的一個’來將閃族語文的結構翻譯為希臘文” (學者 Schmidt)；

(3) 再者，七十士譯本風格經常出現在舊約的上下文中，而這舊約的上下文以其他方式應該已經影響了這個新約經文段落的語言 (例如，從一個較大的七十士譯本上下文，而這個上下文已經在這有關經文段落的新約上下文中的其他段落提供了‘直接言辭上的隱喻’(e.g., from a larger LXX context which has provided direct verbal allusions to other passages in the NT context of the passage in question))。

但以理書是一個主要的例子，在這裏‘迪奧多興譯本(Theodotion)’的翻譯是一個對‘希伯來文-亞蘭文經文(the Hebrew-Aramaic text)’相當按照字面意思的翻譯，並且產生了獨特的‘希臘文的措辭(Greek phrasings)’，這些措辭是直接根據‘閃族語文的經文(Semitic text)’並且可以被分類為‘古典的閃族語文風格(classic Semitisms)’；在另外一方面，一個在體裁上有獨特特徵的‘但以理書古老希臘文翻譯本(the Old Greek translation of Daniel)’是一

個對‘希伯來文-亞蘭文經文’的一個比較自由的翻譯，導致那些‘既非希臘文且非閃族語文的奇特現象(both non-Greek and non-Semitic peculiarities)’。在啟示錄中那些與‘但以理書古老希臘文譯本(the Old Greek of Daniel)’類似的結構，更有道理地需要被解釋為是發生在那個版本本身的‘語言學上的或文學上的(或兩者的)影響’之下，而不是‘用於翻譯一個來自馬索拉經文的句子的同樣獨特的方式的’那些巧合《註：馬索拉經文(Masoretic Text)：大多數猶太人和新教徒認為馬索拉經文是權威的希伯來聖經(新教徒稱其為舊約)。雖然它是在公元7世紀和10世紀之間的某個時候寫成的，但它是基於精心保存的口頭傳統和最好的希伯來文原文手稿。馬索拉經文是大多數舊約新教譯本的基礎，例如英皇欽定版，新美國標準版，和新國際版。》。

這些這種的結構最好稱之為“體裁上的七十士譯本風格(stylistic Septuagintalism)”或‘七十士譯本增強的結構(Septuagintally enhanced constructions)’。因此，只有約翰的‘表達他的希臘文的體裁/風格(style of expressing his Greek)’受到影響，而不是‘他的希臘文的整體文法上的結構(the broad grammatical structure of his Greek)’受到影響(閃族語文風格在啟示錄的作用也是一樣)。當在‘但以理書古老希臘文譯本(the Old Greek of Daniel)’中沒有找到那種證據的時候，那麼就很難去決定是否是啟示錄已經受到一個閃族語文背景的影響或是受到希臘文七十士譯本背景的影響，然而，至少，在這種情況，在啟示錄中獨特的或不尋常的希臘文措辭能夠被視為是從這兩種背景中的一個衍生出來的；在這些情況下，提供證據的責任“或許(might)”是歸在那些主張是一個閃族語文背景的人，因為當兩個語言模式互相影響的時候，通常是這個具有最明確的‘語素(morphemes)’《即，結構語法》格式的會被作為一個模型來模仿。例如，若是一個“在以希臘文書寫的”新約作者有一個選擇去複製一個舊約的引用或隱喻或是一個舊約的體裁，他會更傾向於跟隨已經有的舊約希臘文模式，而不是閃族語文模式，儘管，當然，對這個規則也有相當多的例外。並且，如同前面的結論，在啟示錄中那些文法異常，有時候一個確實的舊約背景能夠被分辨出來，就是當它們是實際舊約的那些隱喻的部分而這些隱喻是根據特別的希伯來文，亞蘭文，或七十士譯本的版本時。

九，約翰的啟示錄的結構及規劃（The Structure And Plan Of John's Apocalypse）

這些企圖解釋啟示錄的許許多多的注釋家是對約翰啟示錄的一個祝福和咒詛。這對於為啟示錄的文學結構所提出來的許多大綱而言特別是真實的。各種不同的提議是解釋上令人迷惘的迷宮。

這個起初的介紹部分的一個目的是要縱覽那些所提議的啟示錄的‘文學上的大綱(literary outlines)’而不試圖去評論不同的段落‘在解釋上的關係(interpretative relationship)’。然而，第二個目的將要把焦點放在這卷書的那些部分‘在解釋上的相互關係(interpretative interrelationship)’。注釋家是如何試圖去關聯這卷書的那些部分呢？這個結構的組織是根據一個‘時間順序上的規劃方案(chronological scheme)’，一個‘主題上的規劃方案(thematic scheme)’，或是這兩者的結合呢？這個問題已經困擾了解釋啟示錄的歷史。

文學上的大綱（Literary Outlines）

我們在這裏的關注是要將焦點放在經文主要的‘文學上的分段(literary divisions)’，就是藉著觀察最明顯的‘分段的指示標記(divisional indicators)’，連同顯著的‘題目上的歸類(topical groupings)’。這樣一個分析並不預先排除一種可能性，就是某些分段或許會在主題上歸屬於其他分段，以致在結構中有結構，或者或許有結構的不同“階層(levels)”，而這些階層不是在相互間不相容的。在這個段落並沒有任何意圖要去處理那些段落在‘時間順序上的關係(chronological relationship)’的問題。那些議題將會在之後討論。

關於如何將這卷書作為一個整體來擬定大綱，很少有一致的看法。需要被認識到的是，啟示錄是一個緊密編織的，然而複雜的，文學上的‘統一體(unity)’，這從許多在整卷書中重複出現的‘短句(phrases)’來看是非常明顯的；這些短句出現在這卷書極其重要的‘文學上的接合點(literary junctions)’以及整卷書中每一個‘主要的大段(major segment)’。

但是關於啟示錄第 1~16 章的‘文學上的設計(literary design)’，在一些學者中已經形成了一個普遍的共識，儘管還是有不同的意見關於哪裏是那些連續段落確實的終點及起點。這接下來的是在啟示錄第 1~16 章這個大段中的一個粗略地代表性的大綱：

- (1) 啟示錄 1:1~8：序言 (prologue)；
- (2) 啟示錄 1:9~3:22：七封書信；
- (3) 啟示錄 4:1~8:1：七印；有時候 4:1~5:15 被視為是一個分開的引言；
- (4) 啟示錄 8:2~11:19：七號；
- (5) 啟示錄 12:1~14:20：七個記號 (seven signs)?，包括 15:2；
- (6) 啟示錄 15:1~16:21：七碗。

《附注指出：關於“七個記號”，學者 Farrer 以及 L. L. Thompson 在第 12~14 章區分出一個七重結構，這主要是根據引進的短句“我又看見”及相似的短句。》

甚至這個代表性的大綱也有一些問題：

(1) 一個問題是，那些經常被稱為“中場穿插(interludes)”或“括弧句(parentheses)”的段落並沒有被說明（例如，7:1~17 《註：介於第六印及第七印之間》；10:1~11:14 《註：介於第六號及第七號之間》），並且以致有些作者寧願分開地展示它們為括弧句，或為附屬於前面

的段落，或甚至為前面的段落的一部分。

(2) 位置在兩個清楚被標出界限的段落的結束與開始之間的那些較小的‘括弧句的片段 (parenthetical segments)’ (例如，8:2~5 《註：提到七號之後與預備吹七號之間》；15:1~5 [或 15:2~8] 《註：提到末了的七災之後與準備降下七災之間》) 也是個問題。這些括弧句的片段通常被視為是屬於前面的或接下來的段落來作為結論或引言。

(3) 同樣有異議的是，是否 4:1~5:14 是代表一個獨立的段落，或是七印段落的部分，或是一個引言——或是對七印的引言，或是對 6:1~11:19 《七印，七號》的引言，或是對 6:1~16:21 《七印，七號，七碗》的引言，或甚至是對 6:1~22:6 的引言。大部分學者將 4:1~5:14 視為是具有這些引言功能中的一個。

關於啟示錄第 17~22 章的‘文學上的大綱’有激烈的異議。下面的這些提議是缺少共識的代表：

- (1) 17:1~20:3、7~10；20:4~6、11~22:5；22:6~20 (學者 Bowman)
- (2) 17:1~19:10；19:11~21:4；21:5~22:7；22:8~21 (學者 Lohmeyer)
- (3) 17:1~19:10；19:11~22:5；22:6~21 (學者 Rissi)
- (4) 17:1~19:10；19:11~21；20:1~15；21:1~22:5；22:6~21 (學者 Swete)
- (5) 17:1~19:5；19:6~20:15；20:1~22:5；22:6~21 (學者 Mounce)
- (6) 17:1~19:5；19:6~22:5；22:6~21 (學者 Loenertz)
- (7) 15:1~18:24；19:1~22:21 (學者 Farrer)
- (8) 17:1~20:15；21:1~22:5；22:6~21 (學者 Morris)
- (9) 16:17~19:10；19:11~20:15；21:1~22:5 (學者 Lambrecht)

最有道理的分段最早是由學者 C. H. Griblin 所提議的，他區分了三個大段：17:1~19:10；19:11~21:8；21:9~22:6 及隨後經文。

Griblin 他的辯證就絕大部分而言是具有說服力的，並且在這裏只能被總結一下：

(1) 17:1 及隨後經文和及 21:9 及隨後經文這兩段引言都有基本上相同的措辭來描述：

(a) 拿著七碗的天使中的一位來到並邀請：

【啟 17:1 拿著七碗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前來對我說：你到這裏來，我將坐在眾水上的大淫婦所要受的刑罰指給你看；】

【啟 21:9 拿著七個金碗，盛滿末後七災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來對我說：你到這裏來，我要將新婦，就是羔羊的妻，指給你看。】

(b) 約翰在聖靈感動的異象中被帶開：

【啟 17:3 我被聖靈感動，天使帶我到曠野去；我就看見一個女人騎在朱紅色的獸上；那獸有七頭十角，遍體有褻瀆的名號。】

【啟 21:10 我被聖靈感動，天使就帶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將那由神那裏從天而降的聖城耶路撒冷指示我。】

(c) 其他的相似性也促進了這些段落的引言功能《註：例如，都論到一個婦人（淫婦及新婦），而這個婦人都代表一座城市（大巴比倫及新耶路撒冷）》。

(2) 每一個這些大段的結論（19:9~10；22:6~9）也都有同樣的術語及題材：

(a) 宣告前面的信息是神真實的話語；

(b) 描寫約翰俯伏在天使的腳前要拜他；

(c) 天使禁止這種敬拜並且解釋他是與約翰和他的弟兄同作僕人的；

(d) 勸勉約翰要敬拜神。

參考：

【啟 19:9 天使吩咐我說：你要寫上，凡被請赴羔羊之婚筵的有福了。又對我說：這是神真實的話。

啟 19:10 我就俯伏在他腳前要拜他。他說：千萬不可；我和你並你那些為耶穌作見證的弟兄同是作僕人的；你要敬拜神；因為預言中的靈意，乃是為耶穌作見證。】

【啟 22:6 天使又對我說：這些話是真實可信的；主就是眾先知被感之靈的神，差遣他的使者，將那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僕人。

啟 22:7 看哪，我必快來。凡遵守這書上預言的有福了。

啟 22:8 這些事是我約翰所聽見所看見的；我既聽見看見了，就在指示我的天使腳前俯伏要拜他。

啟 22:9 他對我說：千萬不可；我與你，和你的弟兄眾先知，並那些守這書上言語的人，同是作僕人的；你要敬拜神。】

(3) 19:11 開始一個新的大段，這是藉著 19:11 使用了之前作為主要新段落的‘引言的標誌(introductory markers)’所指出的，就是“天上有門開了”或“天上的殿開了”：

【啟 19:11 我觀看，見天開了；有一匹白馬；騎在馬上的，稱為誠信真實；他審判爭戰都按著公義。】

比較之前作為主要新段落的引言標誌：

【啟 4:1 此後，我觀看，見天上有門開了，我初次聽見好像吹號的聲音，對我說：你上到這裏來，我要將以後必成的事指示你。】

【啟 11:19 當時神天上的殿開了；在他殿中現出他的約櫃；隨後有閃電，聲音，雷轟，地震，大雹。】

【啟 15:5 此後，我看見在天上那存法櫃的殿開了；】

(4) 學者 Giblin 將最後的大段視為是從 21:9 延伸至 22:20，儘管他承認 21:1 及隨後經文《註：為第二個大段，19:11~21:8，的結論》，不像 19:9~10 《註：為第一個大段，17:1~19:10，的結論》，不是一個整齊清楚地‘劃定界限的結論(delimited conclusion)’：

第二個大段，19:11~21:8，的結語不是一個整齊清楚劃定界限的結論：

【啟 21:1 我又看見一個新天新地；因為先前的天地已經過去了；海也不再有了。

.....

啟 21:8 惟有膽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殺人的，淫亂的，行邪術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說謊話的，他們的分就在燒著硫磺的火湖裏；這是第二次的死。】

對比第一個大段，17:1~19:10，的結語：

【啟 19:9 天使吩咐我說：你要寫上，凡被請赴羔羊之婚筵的有福了。又對我說：這是神真實的話。

啟 19:10 我就俯伏在他腳前要拜他。他說：千萬不可；我和你並你那些為耶穌作見證的弟兄同是作僕人的；你要敬拜神；因為預言中的靈意，乃是為耶穌作見證。】

相反於大多數人將 22:6 及隨後經文從緊接的前面經文孤立開來，Giblin 有力地辯證說，22:6 及隨後經文是一個從 21:9 開始的段落《註：為第三個大段，21:9~22:6 及隨後經文》的一個“開放性的而非劃定界限的(opened-ended rather than delimited)”結論。這是部分地根據學者 Vanni 之前的觀察，就是從啟示錄 4:1 開始的主要文學單元的結論都不是‘劃定界限的(delimited)’，而是‘開放性的且包括性的(open-ended and inclusive)’。Giblin 將從

21:9 開始的大段的這個結論《註：22:6 及隨後經文》視為是 17:1~19:9 之天使傳達信息的提升，並且也是與整卷書的結論的合併。

(5) 進一步顯示七碗的異象以及結束在 21:8 之大段的大概的結束點的特徵是在 16:17 及 21:6 中“成了”的重複使用：

【啟 16:17 第七位天使把碗倒在空中，就有大聲音從殿中的寶座上出來，說：成了

《Γέγονεν：他/她/它現在已經生發成為》；】

【啟 21:6 他又對我說：都成了《Γέγοναν：他/她/它們現在已經生發成為》。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戛，我是初，我是終。我要將生命泉的水白白賜給那口渴的人喝。】

除了對結論大段的確實邊界以外，其他學者已經同意 Giblin 所分析的這個寬廣的大綱。此外：

(1) 這也是相當可能的，就是 17:1~21:8 是意圖作為一個較寬廣的，獨特的大段，因為在這裏所有在這卷書中之前所引入的主要角色或是遭受最後的審判或是接受一個最後的獎賞（巴比倫和獸，17:1~19:21；撒但，20:1~10；不信者，20:11~15；信徒，21:1~8）。

(2) 這個大段甚至可能是意圖作為一個與第 12~14 章交叉對稱的對比，因為在那裏這些帶來災禍的邪惡角色是以相反的次序被引入的《註：撒但，12:3~9；獸，13:1、11；不信者，13:8~18》。

(3) 21:8 提供了對這個交叉對稱的對比的一個合適的高潮，因為這是這卷書中關於最後審判的最後一個正式的陳述：

【啟 21:8 惟有膽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殺人的，淫亂的，行邪術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說謊話的，他們的分就在燒著硫磺的火湖裏；這是第二次的死。】

(4) 再者，21:8 這裏對火湖的比喻性的參考，就審判的主題而言是一個特別適當的結論，因為所有前面所提到的那反抗神的統治的四個身份都正是以同一個火湖的暗喻來描述他們的審判：

【啟 19:20 那獸被擒拿，那在獸面前曾行奇事，迷惑受獸印記，和拜獸像之人的假先知，也與獸同被擒拿；他們兩個就活活的被扔在燒著硫磺的火湖裏；】

【啟 20:10 那迷惑他們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裏，就是獸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們必晝夜受痛苦，直到永永遠遠。】

有些注釋家觀察到一些‘文學上的指示標記(literary indicators)’，這些指示標記標出了比我到目前所提到的甚至更寬廣的分段：

(1) 這卷書可以根據 “ὁ δεῖ γενέσθαι ἐν τάχει 《到於(它們)這些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成固定必須[非人稱用法]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生發成為 在內 在對(它)短暫急速之間》” 的公式或類似的 “ὁ δεῖ γενέσθαι μετὰ ταῦτα 《到於(它們)這些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成固定必須[非人稱用法]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生發成為 <轉換其中>隨到後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或 ὁ μέλλει γενέσθαι μετὰ ταῦτα 《到於(它們)這些個 他/她/它現在持續準備快要 那時(也是)要去讓自己生發成為 <轉換其中>隨到後 到於(它們)那同一者》) 的公式來分段，分別是出現在 1:1，22:6，以及在 1:19，4:1；在所有這四個案例中這個公式都是對但以理書 2:28~29、45 的一個隱喻：

【啟 1:1 耶穌基督的啟示，就是神賜給他，叫他將必要快成的事《ὁ δεῖ γενέσθαι ἐν τάχει》指示他的眾僕人；他就差遣使者，曉諭他的僕人約翰；】

【啟 22:6 天使又對我說：這些話是真實可信的；主就是眾先知被感之靈的神，差遣他的

使者，將那必要快成的事 *ἃ δεῖ γενέσθαι ἐν τάχει*》指示他僕人。】

【啟 1:19 所以你要把所看見的，和現在的事，並將來必成的事 *ἃ μέλλει γενέσθαι μετὰ ταῦτα*》，都寫出來。】

【啟 4:1 此後，我觀看，見天上有門開了，我初次聽見好像吹號的聲音，對我說：你上到這裏來，我要將以後必成的事 *ἃ δεῖ γενέσθαι μετὰ ταῦτα*》指示你。】

這就可以描畫出一個四重的分段《註：1:1~1:18；1:19~3:22；4:1~22:5；22:6~22:21》或二重的分段（1:19~3:22；4:1~22:6）。

（2）另外一個寬廣的分段是根據重複的短句“ἐγενόμην ἐν πνεύματι *《我那時(也是)讓自己生發成為在內 在對(它)靈/風》*”或“ἀπήνεγκέν με ἐν πνεύματι *《他/她/它那時(也是)從那裏負載攜帶離開 到於我 在內 在對(它)靈/風》*”，出現在：

【啟 1:10 當主日我被聖靈感動 *《ἐγενόμην ἐν πνεύματι》*，聽見在我後面有大聲音如吹號說：】

【啟 4:2 我立刻被聖靈感動 *《ἐγενόμην ἐν πνεύματι》*，見有一個寶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寶座上；】

【啟 17:3 我被聖靈感動 *《ἀπήνεγκέν με...ἐν πνεύματι》*，天使帶我到曠野去；我就看見一個女人騎在朱紅色的獸上；那獸有七頭十角，遍體有褻瀆的名號。】

【啟 21:10 我被聖靈感動 *《ἀπήνεγκέν με ἐν πνεύματι》*，天使就帶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將那由神那裏從天而降的聖城耶路撒冷指示我。】

根據這個看見，這卷書將自己區分為：1:1~8；1:9~3:22；4:1~16:21；17:1~21:8；21:9~22:5；22:6~21（儘管最後兩個段落可以很容易地被視為一個段落）。

這些所提議的分段的妥當性可以藉著介於它們之間的重疊點及關聯性而被確認；

參考：

【啟 1:1 耶穌基督的啟示，就是神賜給他，叫他將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眾僕人；他就差遣使者，曉諭他的僕人約翰；】

【啟 1:19 所以你要把所看見的，和現在的事，並將來必成的事，都寫出來。】

[參考：【啟 1:9 我約翰就是你們的弟兄，和你們在耶穌的患難，國度，忍耐裏一同有分；為神的道，並為給耶穌作的見證，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島上。】]

【啟 4:1 此後，我觀看，見天上有門開了，我初次聽見好像吹號的聲音，對我說：你上到這裏來，我要將以後必成的事指示你。

啟 4:2 我立刻被聖靈感動，見有一個寶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寶座上；】

【啟 22:6 天使又對我說：這些話是真實可信的；主就是眾先知被感之靈的神，差遣他的使者，將那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僕人。】

後者，22:6，是作為開始於 21:9~10 的分段的結論。

約翰使用‘言辭上的重複(verbal repetition)’來顯示這卷書這些寬廣的分段，因為‘口頭的復述朗誦(oral recitation)’會需要這種結構上的標記，以致聽者就可以更好地察覺到這些分段。

對應於我們到目前為止縱覽的背景，或許現在就能夠提出對啟示錄最有道理的‘文學上的大綱(literary outline)’了。

過去為啟示錄擬定大綱的那些嘗試都是以對‘一個根據七的系列的編組原則(an organizing principle based on series of sevens)’的識別觀察為特徵。其中比較特出的提議是由學者

Moulton, Farrer, Lohmeyer, 及 Bowman 所提出的方案。

其他人則是比較一般地區分這卷書為七個段落，而沒有試圖列舉在“未計算的 (unnumbered)”段落中的任何的‘次分段(subdivisions)’。

在這些大綱中，學者 **Farrer** 的大綱最具有說服力：

1~3；4~7；8:1~11:14；11:15~14:20；15~18；19~22。

但是 Farrer 的大綱仍然面臨一些問題，如同學者 Collins 指出的。她正確地指出，學者 Farrer 誤解了四個‘屬天的禮拜儀式的場景(heavenly liturgical scenes)’：8:1~6；11:15~19；15:1~16:1；19:1~10，以為每一個都是要引入接下來的內容《註：這四個場景都是作為學者 Farrer 所區分的大段的開始》。至少這些場景中的前兩個，它們的作用是要作為前面系列的高潮性的結論。七印的系列不是結束在 7:17，因為第七印是在 8:1 打開的：

【啟 8:1 羔羊揭開第七印的時候，天上寂靜約有二刻。】

七號的系列也不是結束在 11:14，因為第七號是在 11:15 吹響的：

【啟 11:15 第七位天使吹號，天上就有大聲音說：世上的國，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國；他要作王，直到永永遠遠。】

在另外一方面，Farrer 確實將 19:10 視為既是作為從 16:19 開始的“巴比倫的審判”這個段落的高潮，並且又是作為在 19:11 及隨後經文中作結論的異象序列的引言：

【啟 16:17 第七位天使把碗倒在空中，就有大聲音從殿中的寶座上出來，說：成了；啟 16:18 又有閃電，聲音，雷轟，大地震，自從地上有人以來，沒有這樣大這樣利害的地震。

啟 16:19 那大城裂為三段，列國的城也都倒塌了；神也想起巴比倫大城來，要把那盛自己烈怒的酒杯遞給他。

啟 17:1 拿著七碗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前來對我說：你到這裏來，我將坐在眾水上的大淫婦所要受的刑罰指給你看；

.....

啟 19:1 此後，我聽見好像群眾在天上大聲說：哈利路亞，〔就是要讚美耶和華的意思〕救恩，榮耀，權能，都屬乎我們的神；

啟 19:2 他的判斷是真實公義的；因他判斷了那用淫行敗壞世界的大淫婦，並且向淫婦討流僕人血的罪，給他們伸冤。

啟 19:3 又說：哈利路亞。燒淫婦的煙往上冒，直到永永遠遠。

.....

啟 19:6 我聽見好像群眾的聲音，眾水的聲音，大雷的聲音，說：哈利路亞；因為主我們的神，全能者，作王了。

啟 19:7 我們要歡喜快樂，將榮耀歸給他；因為羔羊婚娶的時候到了，新婦也自己預備好了。

啟 19:8 就蒙恩得穿光明潔白的細麻衣，這細麻衣就是聖徒所行的義。

啟 19:10 我就俯伏在他腳前要拜他。他說：千萬不可；我和你並你那些為耶穌作見證的弟兄同是作僕人的；你要敬拜神；因為預言中的靈意，乃是為耶穌作見證。

啟 19:11 我觀看，見天開了；有一匹白馬；騎在馬上的，稱為誠信真實；他審判爭戰都按著公義。

啟 19:12 他的眼睛如火焰，他頭上戴著許多冠冕；又有寫著的名字，除了他自己沒有人知道。

……】

學者 Collins 建議，假如 Farrer 當時意識到 Collins 所稱之為“**聯鎖設置(interlocking)**”的文學技巧，就會避免這些的不一致了。這是一個‘**設計裝置(device)**’，藉此一個片段作為一個‘**文學上的樞紐或過渡(literary hinge or transition)**’，既是作為前面一個段落的結論，並且又是作為隨後一個段落的引言。

例如，啟示錄 8:2~5：

【啟 8:2 我看見那站在神面前的七位天使，有七枝號賜給他們。

啟 8:3 另有一位天使拿著金香爐，來站在祭壇旁邊；有許多香賜給他，要和眾聖徒的祈禱一同獻在寶座前的金壇上。

啟 8:4 那香的煙，和眾聖徒的祈禱，從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神面前。

啟 8:5 天使拿著香爐，盛滿了壇上的火，倒在地上；隨有雷轟，大聲，閃電，地震。】

(1) 啟示錄 8:2~5 很清楚地藉著在 8:2 中的陳述引入了下一個七號的段落：

(a) 在 8:5 中，倒在地上的火也清楚地預期到前三號的烈火的審判：

【啟 8:5 天使拿著香爐，盛滿了壇上的火，倒在地上；隨有雷轟，大聲，閃電，地震。】

【啟 8:7 第一位天使吹號，就有雹子與火攪著血丟在地上；地的三分之一和樹的三分之一被燒了，一切的青草也被燒了。

啟 8:8 第二位天使吹號，就有彷彿火燒著的大山扔在海中；海的三分之一變成血；

啟 8:9 海中的活物死了三分之一；船隻也壞了三分之一。

啟 8:10 第三位天使吹號，就有燒著的大星，好像火把從天上落下來，落在江河的三分之一，和眾水的泉源上；】

(b) 在 8:3 中，“金壇”的場面也以某種方式被鏈接於在 9:13 中提到的“金壇”：

【啟 8:3 另有一位天使拿著金香爐，來站在祭壇旁邊；有許多香賜給他，要和眾聖徒的祈禱一同獻在寶座前的金壇上。】

【啟 9:13 第六位天使吹號，我就聽見有聲音，從神面前金壇的四角出來，

啟 9:14 吩咐那吹號的第六位天使，說：把那捆绑在伯拉大河的四個使者釋放了。】

(2) 啟示錄 8:2~5 也作為前面七印的一個結論：

(a) 打開第七印的果效之一就是引入七號的天使，這就展示七號是以某種方式被整體地鏈接於七印：

【啟 8:1 羔羊揭開第七印的時候，天上寂靜約有二刻。

啟 8:2 我看見那站在神面前的七位天使，有七枝號賜給他們。】

(b) 在 8:2~5 中，“眾聖徒的祈禱”及“金壇”重新拾起在第五印看到的兩個主題：

【啟 8:2 我看見那站在神面前的七位天使，有七枝號賜給他們。

啟 8:3 另有一位天使拿著金香爐，來站在祭壇旁邊；有許多香賜給他，要和眾聖徒的祈禱一同獻在寶座前的金壇上。

啟 8:4 那香的煙，和眾聖徒的祈禱，從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神面前。

啟 8:5 天使拿著香爐，盛滿了壇上的火，倒在地上；隨有雷轟，大聲，閃電，地震。】

【啟 6:9 揭開第五印的時候，我看見在祭壇底下，有為神的道，並為作見證，被殺之人的靈魂；

啟 6:10 大聲喊著說：聖潔真實的主阿，你不審判住在地上的人給我們伸流血的冤，要等到幾時呢。

啟 6:11 於是有白衣賜給他們各人；又有話對他們說，還要安息片時，等著一同作僕人的，

和他們的弟兄，也像他們被殺，滿足了數目。】

(c) 在 8:3~5 中，也描寫了第七印的主要內容，就是最後的審判。因此，8:3~5 的異象繼續了 6:9~11 祈求伸冤中所表達的主題：

【啟 8:3 另有一位天使拿著金香爐，來站在祭壇旁邊；有許多香賜給他，要和眾聖徒的祈禱一同獻在寶座前的金壇上。

啟 8:4 那香的煙，和眾聖徒的祈禱，從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神面前。

啟 8:5 天使拿著香爐，盛滿了壇上的火，倒在地上；隨有雷轟，大聲，閃電，地震。】

【啟 6:9 揭開第五印的時候，我看見在祭壇底下，有為神的道，並為作見證，被殺之人的靈魂；

啟 6:10 大聲喊著說：聖潔真實的主阿，你不審判住在地上的人給我們伸流血的冤，要等到幾時呢。

啟 6:11 於是有白衣賜給他們各人；又有話對他們說，還要安息片時，等著一同作僕人的，和他們的弟兄，也像他們被殺，滿足了數目。】

學者 Collins 也正確地建議，啟示錄 15:2~4 也扮演了一個介於 12:1~14:20 與七碗之間類似的過渡角色，儘管她沒有解釋確實的鏈接。Collins 只是指出 15:2~4 的括弧性的功能，如同 8:2~4，被放置在七位天使的引入之後，以及在描述他們的活動之前。Collins 也沒有給與其他‘聯鎖設置(interlocking)’的範例，除了 2:1~3:22 及 11:1~13，這兩者是有可能的，但沒有像 8:2~5 及 15:2~4 那樣確實地發生作用（11:1~13 比 2:1~3:22 更為靠近）。

《附注指出：2:1~3:22 不像是一個聯鎖設置的例證，因為它本身看起來更自然地像是一個主要分段的單元。》

學者 Collins 的提議是正確的，但需要更具體的證實。與 8:2~4 同樣關聯於前後經文的聯鎖設置的鏈接也可以在 15:2~4 中找到：

【啟 15:1 我又看見在天上異象，大而且奇，就是七位天使掌管末了的七災；因為神的大怒在這七災中發盡了。

啟 15:2 我看見彷彿有玻璃海，其中有火攙雜；又看見那些勝了獸和獸的像，並他名字數目的人，都站在玻璃海上，拿著神的琴；

啟 15:3 唱神僕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說：主神，全能者阿，你的作為大哉，奇哉，萬世之王阿，〔世或作國〕你的道途義哉，誠哉。

啟 15:4 主阿，誰敢不敬畏你，不將榮耀歸與你的名呢；因為獨有你是聖的；萬民都要來在你面前敬拜；因你公義的作為已經顯出來了。】

(1) 在 15:2 中提到的“海”以及“那些勝了獸和獸的像，並他名字數目的”聖徒，很清楚地就是前面內容的一個發展：

【啟 15:2 我看見彷彿有玻璃海，其中有火攙雜；又看見那些勝了獸和獸的像，並他名字數目的人，都站在玻璃海上，拿著神的琴；】

【啟 12:11 弟兄勝過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見證的道；他們雖至於死，也不愛惜性命。】

【啟 12:17 龍向婦人發怒，去與他其餘的兒女爭戰，這兒女就是那守神誡命，為耶穌作見證的。那時龍就站在海邊的沙上。】

【啟 13:1 我又看見一個獸從海中上來，有十角七頭，在十角上戴著十個冠冕，七頭上有褻瀆的名號。】

【啟 13:14 他因賜給他權柄在獸面前能行奇事，就迷惑住在地上的人，說：要給那受刀傷還活著的獸作個像。

啟 13:15 又有權柄賜給他叫獸像有生氣，並且能說話，又叫所有不拜獸像的人都被殺害。】

【啟 13:16 他又叫眾人，無論大小貧富，自主的為奴的，都在右手上，或是在額上，受一個印記。

啟 13:17 除了那受印記，有了獸名，或有獸名數目的，都不得作買賣。

啟 13:18 在這裏有智慧。凡有聰明的，可以算計獸的數目；因為這是人的數目，他的數目是六百六十六。】

(2) 但是 15:2~4 這個過渡的段落與隨後的段落有更多的鏈接：

(a) 在 15:3 中對神的屬性的讚美的表達在基本上是被逐字地重複於 16:7：

【啟 15:3 唱神僕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說：主神，全能者阿，你的作為大哉，奇哉，萬世之王阿，〔世或作國〕你的道途義哉，誠哉。】

【啟 16:7 我又聽見祭壇中有聲音說：是的，主神，全能者阿，你的判斷義哉，誠哉。】

並且，在整個 15:3~4 中所提到的屬性在 16:5 中也發現進一步的發展：

【啟 15:3 唱神僕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說：主神，全能者阿，你的作為大哉，奇哉，萬世之王阿，〔世或作國〕你的道途義哉，誠哉。

啟 15:4 主阿，誰敢不敬畏你，不將榮耀歸與你的名呢；因為獨有你是聖的；萬民都要來在你面前敬拜；因你公義的作為已經顯出來了。】

【啟 16:5 我聽見掌管眾水的天使說：昔在今在的聖者阿，你這樣判斷是公義的；】

(b) 在 15:2 中的“勝了獸”也與在 16:10 中的一位天使“把碗倒在獸的座位上”的影像有某種程度上相關：

【啟 15:2 我看見彷彿有玻璃海，其中有火攪雜；又看見那些勝了獸和獸的像，並他名字數目的人，都站在玻璃海上，拿著神的琴；】

【啟 16:10 第五位天使把碗倒在獸的座位上，獸的國就黑暗了；人因疼痛就咬自己的舌頭；】

(c) 在 15:2 中的“勝了獸和獸的像，並他名字數目”也同樣地與那被傾倒出去碗並且“有惡而且毒的瘡，生在那些有獸印記，拜獸像的人身上”在概念上有某種程度的重疊：

【啟 15:2 我看見彷彿有玻璃海，其中有火攪雜；又看見那些勝了獸和獸的像，並他名字數目的人，都站在玻璃海上，拿著神的琴；】

【啟 16:2 第一位天使便去，把碗倒在地上，就有惡而且毒的瘡，生在那些有獸印記，拜獸像的人身上。】

(d) 在 15:4a 中敬畏並榮耀神的主題也傳承於在 16:9 中的“褻瀆那…神之名，並不悔改將榮耀歸給神” “

【啟 15:4 主阿，誰敢不敬畏你，不將榮耀歸與你的名呢；因為獨有你是聖的；萬民都要來在你面前敬拜；因你公義的作為已經顯出來了。】

【啟 16:9 人被大熱所烤，就褻瀆那有權掌管這些災的神之名，並不悔改將榮耀歸給神。】

同樣明顯的，11:19；17:1~3；19:9~10；21:9~10；22:6 也具有與 8:2~4 及 15:2~4 同一種的聯鎖設置的角色，儘管這些章節沒有像括弧一樣被放置在一個新的異象系列的介紹之後，以及在對這個系列的實際敘述之前，如同 8:2~4 及 15:2~4 所作的。但如論如何，它們也具有括弧的及聯鎖設置的功能。

(1) 11:19 重新拾起 11:1 (“神的殿” ；參考 11:2) :

【啟 11:19 當時神天上的殿開了；在他殿中現出他的約櫃；隨後有閃電，聲音，雷轟，地震，大雹。】

【啟 11:1 有一根葦子賜給我，當作量度的杖；且有話說：起來，將神的殿，和祭壇，並在殿中禮拜的人，都量一量。

啟 11:2 只是殿外的院子，要留下不用量；因為這是給了外邦人的；他們要踐踏聖城四十二個月。】

並且，11:19 也預期 14:17 (“天上的殿” ；參考 14:15) 以及 13:6 (“他的帳幕，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 :

【啟 14:17 又有一位天使從天上的殿中出來，他也拿著快鐮刀。】

【啟 14:15 又有一位天使從殿中出來，向那坐在雲上的大聲喊著說：伸出你的鐮刀來收割；因為收割的時候已經到了，地上的莊稼已經熟透了。】

【啟 13:6 獸就開口向神說褻瀆的話，褻瀆神的名，並他的帳幕，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

(2) 17:1~3 明顯地藉著提到 “拿著七碗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 回頭指向七碗的審判以及巴比倫的審判 (“大淫婦” ；參考 16:17~20) :

【啟 17:1 拿著七碗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前來對我說：你到這裏來，我將坐在眾水上的大淫婦所要受的刑罰指給你看；

啟 17:2 地上的君王與他行淫；住在地上的人喝醉了他淫亂的酒。

啟 17:3 我被聖靈感動，天使帶我到曠野去；我就看見一個女人騎在朱紅色的獸上；那獸有七頭十角，遍體有褻瀆的名號。】

【啟 16:17 第七位天使把碗倒在空中，就有大聲音從殿中的寶座上出來，說：成了；

啟 16:18 又有閃電，聲音，雷轟，大地震，自從地上有人以來，沒有這樣大這樣利害的地震。

啟 16:19 那大城裂為三段，列國的城也都倒塌了；神也想起巴比倫大城來，要把那盛自己烈怒的酒杯遞給他。

啟 16:20 各海島都逃避了，眾山也不見了。】

並且，當然 17:1~3 主要是指向接下來的，作為 17:4~19:8 這段經文的一個引言，而這段經文的主題是巴比倫的審判：

【啟 17:4 那女人穿著紫色和朱紅色的衣服，用金子寶石珍珠為妝飾；手拿金杯，杯中盛滿了可憎之物，就是他淫亂的污穢。

啟 17:5 在他額上有名寫著說：奧秘哉，大巴比倫，作世上的淫婦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
.....

啟 18:1 此後，我看見另有一位有大權柄的天使從天降下；地就因他的榮耀發光。

啟 18:2 他大聲喊著說：巴比倫大城傾倒了，傾倒了，成了鬼魔的住處，和各樣污穢之靈的巢穴，〔或作牢獄下同〕並各樣污穢可憎之雀鳥的巢穴。
.....

啟 18:24 先知和聖徒，並地上一切被殺之人的血，都在這城裏看見了。

啟 19:1 此後，我聽見好像群眾在天上大聲說：哈利路亞，〔就是要讚美耶和華的意思〕救恩，榮耀，權能，都屬乎我們的神；

啟 19:2 他的判斷是真實公義的；因他判斷了那用淫行敗壞世界的大淫婦，並且向淫婦討流僕人血的罪，給他們伸冤。

啟 19:3 又說：哈利路亞。燒淫婦的煙往上冒，直到永永遠遠。

啟 19:4 那二十四位長老與四活物，就俯伏敬拜坐寶座的神，說：阿們，哈利路亞。

啟 19:5 有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神的眾僕人哪，凡敬畏他的，無論大小，都要讚美我們的神。

啟 19:6 我聽見好像群眾的聲音，眾水的聲音，大雷的聲音，說：哈利路亞；因為主我們的神，全能者，作王了。

啟 19:7 我們要歡喜快樂，將榮耀歸給他；因為羔羊婚娶的時候到了，新婦也自己預備好了。

啟 19:8 就蒙恩得穿光明潔白的細麻衣，這細麻衣就是聖徒所行的義。】

(3) 19:9~10 繼續 19:7~8 的婚筵的暗喻：

【啟 19:9 天使吩咐我說：你要寫上，凡被請赴羔羊之婚筵的有福了。又對我說：這是神真實的話。

啟 19:10 我就俯伏在他腳前要拜他。他說：千萬不可；我和你並你那些為耶穌作見證的弟兄同是作僕人的；你要敬拜神；因為預言中的靈意，乃是為耶穌作見證。】

【啟 19:7 我們要歡喜快樂，將榮耀歸給他；因為羔羊婚娶的時候到了，新婦也自己預備好了。

啟 19:8 就蒙恩得穿光明潔白的細麻衣，這細麻衣就是聖徒所行的義。】

並且，19:9~10 同時約略顯示了在 21:2 中同一個暗喻（這節經文本身也特別是 19:7~8 的重複）：

【啟 21:2 我又看見聖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裏從天而降，預備好了，就如新婦妝飾整齊，等候丈夫。】

並且，19:10 這裏兩次重複的短句“μαρτυρίαν Ἰησοῦ 《到於(她)作證 從屬(他)耶穌》”（和合本翻譯為：為耶穌作見證）也在 20:4 中出現：

【啟 19:9 天使吩咐我說：你要寫上，凡被請赴羔羊之婚筵的有福了。又對我說：這是神真實的話。

啟 19:10 我就俯伏在他腳前要拜他。他說：千萬不可；我和你並你那些為耶穌作見證的弟兄同是作僕人的；你要敬拜神；因為預言中的靈意，乃是為耶穌作見證。】

【啟 20:4 我又看見幾個寶座，也有坐在上面的，並有審判的權柄賜給他們；我又看見那些因為給耶穌作見證，並為神之道被斬者的靈魂，和那沒有拜過獸與獸像，也沒有在額上和手上受過他印記之人的靈魂；他們都復活了，與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

(4) 21:9~10 藉著婚筵的暗喻鏈接於前面的異象（參考：21:2）；

【啟 21:9 拿著七個金碗，盛滿末後七災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來對我說：你到這裏來，我要將新婦，就是羔羊的妻，指給你看。

啟 21:10 我被聖靈感動，天使就帶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將那由神那裏從天而降的聖城耶路撒冷指示我。】

【啟 21:2 我又看見聖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裏從天而降，預備好了，就如新婦妝飾整齊，等候丈夫。】

並且 21:9~10 也藉著它引言的功能鏈接於隨後的經文：

【啟 21:9 拿著七個金碗，盛滿末後七災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來對我說：你到這裏來，我要將新婦，就是羔羊的妻，指給你看。

啟 21:10 我被聖靈感動，天使就帶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將那由神那裏從天而降的聖城耶路撒

冷指示我。

啟 21:11 城中有神的榮耀；城的光輝如同極貴的寶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

啟 21:12 有高大的牆；有十二個門，門上有十二位天使；門上又寫著以色列十二個支派的名字；

……】

事實上，21:1~8 很可能可以被視為是開始於 17:1~3（或 19:11）的大段的結論：

【啟 21:1 我又看見一個新天新地；因為先前的天地已經過去了；海也不再有了。

啟 21:2 我又看見聖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裏從天而降，預備好了，就如新婦妝飾整齊，等候丈夫。

……

啟 21:8 惟有膽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殺人的，淫亂的，行邪術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說謊話的，他們的分就在燒著硫磺的火湖裏；這是第二次的死。】

【啟 17:1 拿著七碗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前來對我說：你到這裏來，我將坐在眾水上的大淫婦所要受的刑罰指給你看；

啟 17:2 地上的君王與他行淫；住在地上的人喝醉了他淫亂的酒。

啟 17:3 我被聖靈感動，天使帶我到曠野去；我就看見一個女人騎在朱紅色的獸上；那獸有七頭十角，遍體有褻瀆的名號。】

【啟 19:11 我觀看，見天開了；有一匹白馬；騎在馬上的，稱為誠信真實；他審判爭戰都按著公義。】

並且，21:1~8，隨同著 21:9，可以被視為是對新耶路撒冷及新創造的引言：

【啟 21:1 我又看見一個新天新地；因為先前的天地已經過去了；海也不再有了。

啟 21:2 我又看見聖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裏從天而降，預備好了，就如新婦妝飾整齊，等候丈夫。

……

啟 21:8 惟有膽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殺人的，淫亂的，行邪術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說謊話的，他們的分就在燒著硫磺的火湖裏；這是第二次的死。

啟 21:9 拿著七個金碗，盛滿末後七災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來對我說：你到這裏來，我要將新婦，就是羔羊的妻，指給你看。】

【啟 21:10 我被聖靈感動，天使就帶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將那由神那裏從天而降的聖城耶路撒冷指示我。

啟 21:11 城中有神的榮耀；城的光輝如同極貴的寶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

……】

(5) 22:6 既是作為在 21:9~22:5 中新創造的異象的結論：

【啟 22:6 天使又對我說：這些話是真實可信的；主就是眾先知被感之靈的神，差遣他的使者，將那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僕人。】

【啟 21:9 拿著七個金碗，盛滿末後七災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來對我說：你到這裏來，我要將新婦，就是羔羊的妻，指給你看。

啟 21:10 我被聖靈感動，天使就帶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將那由神那裏從天而降的聖城耶路撒冷指示我。

……

啟 22:5 不再有黑夜；他們也不用燈光日光；因為主神要光照他們；他們要作王，直到永

永遠遠。】

並且 22:6 也是作為整卷書的結論：

【啟 22:6 天使又對我說：這些話是真實可信的；主就是眾先知被感之靈的神，差遣他的使者，將那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僕人。】

【啟 1:1 耶穌基督的啟示，就是神賜給他，叫他將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眾僕人；他就差遣使者，曉諭他的僕人約翰；】

而 22:6 同時又是作為最後‘結語(epilogue)’的引言：

【啟 22:6 天使又對我說：這些話是真實可信的；主就是眾先知被感之靈的神，差遣他的使者，將那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僕人。】

【啟 22:7 看哪，我必快來。凡遵守這書上預言的有福了。

啟 22:8 這些事是我約翰所聽見所看見的；我既聽見看見了，就在指示我的天使腳前俯伏要拜他。

啟 22:9 他對我說：千萬不可；我與你，和你的弟兄眾先知，並那些守這書上言語的人，同是作僕人的；你要敬拜神。

啟 22:10 他又對我說：不可封了這書上的預言；因為日期近了。

……】

在這些觀察的基礎上，這會是合理的建議，就是啟示錄中絕大多數主要文學上的“聯結處(joints)”都具有一個‘聯鎖設置(interlocking)’的功能，甚至是 3:21~22：

【啟 3:21 得勝的，我要賜他在我寶座上與我同坐，就如我得了勝，在我父的寶座上與他同坐一般。

啟 3:22 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凡有耳的，就應當聽。】

(1) 因為“得勝的”以及對“聽”的勸勉喚回了在每封書信結尾同樣重複的概念：

【啟 2:7 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凡有耳的，就應當聽。得勝的，我必將神樂園中生命樹的果子賜給他喫。】

(2) 而提到基督是一個在“寶座”上的“得勝者”也預期到在 5:5~7 及隨後經文中同樣的主題：

【啟 5:5 長老中有一位對我說：不要哭；看哪，猶大支派中的獅子，大衛的根，他已得勝，能以展開那書卷，揭開那七印。

啟 5:6 我又看見寶座與四活物並長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殺過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靈，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

啟 5:7 這羔羊前來，從坐寶座的右手裏拿了書卷。

……

啟 5:13 我又聽見，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滄海裏，和天地間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說：但願頌讚，尊貴，榮耀，權勢，都歸給坐寶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遠遠。】

這些‘聯鎖設置的聯結處(interlocking joints)’的可能的解釋上的意義將要在接下來的部分處理。

根據所有這些，最有道理的大綱將這卷書區分為七個或八個段落：

(1) 七個段落：1~3；4~7；8:1~11:14；11:15~14:20；15~16；17:1~21:8；21:9~22:21

(2) 八個段落：1~3；4~7；8:1~11:14；11:15~14:20；15~16；17:1~19:10；19:11~21:8；21:9~22:21

